

宋

史

百
二
二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史四百三十五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藍公是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

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沖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沖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沖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沖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傳首命冲以徽猷閣待制
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無贊讀詔曰朕
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
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良之
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
為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
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
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
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冲
震可備訓導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

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
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
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
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
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
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
冲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
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叅知政事上
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祠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
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

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為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
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
合祀天地于園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
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
叅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
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
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
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昉
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

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
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
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
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
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
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
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以
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
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

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
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
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
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
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
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
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
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
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
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

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薄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
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
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
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
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
勛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
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
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

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

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
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
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
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
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
其狀南仲曰徃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
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
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
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

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
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
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
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
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
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
氏矣則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彊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摺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

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
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漸
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
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桌從而擠之詔與郡桌
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
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
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
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
子寅為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

園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園
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
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
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
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
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
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
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
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
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